甲午戰前日本在華的諜報機構

—論漢口樂善堂與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

黃　福　慶

一、前　　言
二、樂善堂的開山祖岸田吟香生平簡介
三、漢口樂善堂的領導者荒尾精的對華思想
四、漢口樂善堂的組織與在華活動
五、培養對華貿易人材的搖籃——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
六、結　　論

一、前　　言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對外擴張思想早已萌芽，不少知識分子如本多利明、佐藤椿園、橋本左內、吉田松陰、平野國臣等無不大力主張擴張勢力於海外，而幾乎整個東亞都是他們伸張勢力的範圍，其中又以具有地近、同文、同種的朝鮮半島及中國大陸最受矚目。及至明治政府成立，國內秩序稍為安定以後，雄飛海外的思想已成為日本舉國上下一致的具體政策，因此可以說維新政府自其成立之初，其根本方針卽帶有濃厚的軍國主義侵略思想，其最早期的侵略目標當然是距日本最近的朝鮮半島，征韓論的倡導就是最具體的表現。征韓論者雖然終歸失敗，然而其虎視朝鮮及中國的野心，始終沒有放棄，尤其是「大陸政策」為日本重要國策之一。日本之所以如此，無非是想以日本為盟主，將三國連在一起，以阻遏西方勢力之東漸，並藉此擴大日本的防衛線。

漢口樂善堂可以說是日本「大陸政策」思潮下的產物，在此以前雖有不少日本人士（或稱「大陸浪人」）前來中國或遊歷或從事調查，但皆屬於個人行為，並無組織可言，稍具規模者僅以小澤豁郎為中心的一夥人在福州積極活動（後人稱之為

「福州幫」），並勾結哥老會擬利用中法戰爭機會舉事，但爲日本當局勸阻而作罷，成員亦多他走。而漢口樂善堂則是日本第一個在華有機構組織的開端，因此其意義顯得比較特殊。漢口樂善堂在直覺上好像是一個慈善機構，不可否認其表面是道道地地經營藥材、雜貨的店舖，實際上卻是從事調查活動的機關，其成員幾乎是年少志士，皆想在中國一展抱負。他們的調查報告不僅喚起日本輿論對中國問題的注意，而且也提供給日本軍部不少寶貴的情報，對大陸政策的策畫上頗多貢獻。

至於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雖爲培養中日貿易人材而設，表面上似與漢口樂善堂無關，實則兩者互爲因果，後者是由前者蛻變而來，換言之，日清貿易研究所是漢口樂善堂的擴大編制。何況兩者皆爲荒尾精一手所創辦，而荒尾是明治初年極右派的國家主義者，其中心思想就是雄飛大陸，這正是當時日本軍部及國粹主義者的意識型態，也是當時日本主要思潮的表現。漢口樂善堂及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既由荒尾一人扮演重要角色，則兩者的宗旨與目標，實爲同出一轍。

二、樂善堂的開山祖岸田吟香生平簡介

岸田吟香是明治初期一位傳奇性的人物，他不僅對文化方面有相當程度的貢獻，而且也富於經商頭腦。他因經營樂善堂販賣眼藥水而致富，當荒尾精等一夥人在中國從事諜報活動時，雖未實際參加，但他們的活動經費幾乎都仰賴岸田的資助，所以談荒尾精等在華的活動時，必須要談到樂善堂，而樂善堂的開山祖就是岸田吟香。

岸田吟香於一八三三年（天保四年）四月八日，生於日本岡山縣，幼名辰太郎，通稱銀次。十七歲時，前往江戶（東京），經藩儒昌谷積谿之推荐，進入林圖書頭門下鑽研漢學，岸田在此曾下一番苦心，學識因而大進，乃時常代替其業師來往於水戶侯及秋田侯的官邸講學。此時他結識當時日本學界的泰斗藤田東湖、大橋訥庵等。一八五五年，東京震災發生後不久，一度返回家鄉，不久又前往大阪，投入藤澤東畡門下繼續研究漢學，同時也師事於緒方洪庵學習蘭學。岸田在大阪因學習蘭學使他的思想發生很大的變化，從此對國外問題產生興趣，對他一生的事業影響很大。①

岸田在大阪期間，與當時的尊王攘夷者如西鄉隆盛、海江田信義、木戶孝允等

① 岡野增次郎：「對支先覺者岸田吟香翁」（「支那」第三十卷六月號），頁一四五～一四六。

頗有深交，他在大阪停留一年後，與南摩綱紀再度前往東京，投入藤森弘庵門下，藤森是一位受到水戶侯烈公尊敬的尊王攘夷派學者。岸田在東京因涉及一八五七年藤森弘庵的上書事件（藤森因憤慨當時政局，並請釋放水戶侯烈公而觸怒幕府，據稱該上書係由岸田代擬者）受到連累，被逐出東京②。這一段時間是岸田最落魄的時候。不久他又潛回東京，爲了餬口，乃在東京荒川地區的妓院當男僕，那時他自稱銀次，但周圍的人卻諢稱爲「銀公」，因日語之「銀公」與「吟香」讀音相同，從此乃以「吟香」號之。有人卻認爲岸田所以「吟香」爲號，是取自「吟到梅花句亦香」詩句中的上下字而來，但遭到岸田之否認③。

岸田的事業崛起於橫濱。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岸田經友人箕作麟祥介紹認識美國傳教士赫本(Hepburn, James Curtis. 1815-1911. 賓州大學醫學博士，1859年赴日，在橫濱開設診所，並從事傳教，對日本近代文化貢獻很大），協助赫本編纂「和英對譯辭典」，此項工作似乎決定了他以後的事業前途，他對中國問題有所認識與感到興趣，也與此項工作不無關係。一八六六年（慶應二年），「和英對譯辭典」初稿完成，爲接洽付印事宜，岸田伴隨赫本前往上海，這是岸田首次赴華，也是與中國結緣之始。次年（一八六七）返回日本，岸田旅居中國九個月，眼界大開，他除份內的校對工作外，更利用餘暇時間，廣交中國知識分子，並細心研究中國問題與世界情勢。辭典的印刷工作完成，乃以「和英語林集成」爲名發行，此書爲日本外國語辭典的濫觴④，岸田之功不可沒。

岸田從赫本處得到很多啟示，他領悟到如果要開發日本，則必須要瞭解泰西的文物，於是開始從濱田彥造學習英語，同時從濱田口中獲悉美國的報業情形，激起他辦報的興趣，乃於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三月一日，與本間潛藏共同創刊「海外新聞」，爲一旬刊報紙。基於這個經驗，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再度從上海回國後不久，先後經營「橫濱新報」、「もしほ草」等報刊⑤。這些報紙比起「文久」年間發行的報紙，在體裁上已完備許多。

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東京日日新聞」（即「每日新聞」前身）創刊，岸田被該報社延聘擔任總主筆，因其筆鋒銳利，很受讀者歡迎，發行數隨之大增。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日軍侵臺時，他隨日軍來臺採訪新聞，他的「臺灣通信」

② 「對支回顧錄」（東亞同文會，昭和十一年，東京）下卷，頁二～三。
③ 同上書，下卷，頁三。滬友會編：「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滬友會，昭和五十七年，東京），頁一三。岡野增次郎前引論文，頁一四六。
④ 「對支回顧錄」下卷，頁三。
⑤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黑龍會出版部，昭和十一年，東京）下卷，頁六五九。

及漫畫，更受到大家的歡迎，使該報創下發行量一萬五千份的紀錄，「東京日日新聞」因而成爲東京第一大報⑥。岸田也因此與成島柳北、福地櫻痴、石井南橋被稱爲當代日本四大記者之一⑦。

岸田除嘗試辦報及擔任記者外，也經營過航運事業。一八六七年（慶應三年）五月，他首次赴華返回橫濱，隨即於同年八月間創立航運公司，經營東京與橫濱之間的航線，雖然規模不大，卻是日本最初嘗試的航運事業，而且對京濱兩地居民的交通嘉惠很大。由於岸田經營得法，營收頗佳，然而不久因航輪發生故障，檢修後雖然再度復航，未料於次年七八月間在築地海面因汽缸爆炸而沉沒⑧。他經營的航運事業僅維持約一年時間而宣告結束。

以上所述岸田辦報及航運事業，皆半途而廢，唯一使他在事業上一帆風順，因而變成巨富，聲名大振者，爲開設樂善堂。前面已經提過，岸田曾於一八六四年協助美國傳教士赫本編纂「和英對譯辭典」，赫本爲酬謝岸田，乃傳授製造眼藥的秘方給他，岸田稱之爲「精錡水」。他一方面根據這個秘方製造眼藥水販賣，一方面因他當時擔任「東京日日新聞」總主筆之便，在該報上刊登廣告，因此銷路極佳，於是他在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辭去「東京日日新聞」職務，在東京銀座二丁目開設樂善堂，專事於賣藥行業。

樂善堂是以製造及販賣「精錡水」爲主，附帶也販賣雜貨及書籍等，由於生意興隆，不出一年，岸田變成巨富，乃把目標轉向中國大陸，於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在上海英租界河南路開設樂善堂上海分店。爾後三十年，岸田不僅以上海樂善堂作爲在華活動的根據地，當時在滬或赴滬的日本人士，幾乎都受到上海樂善堂的照顧。

樂善堂上海分店除販賣「精錡水」外，也代售其友人守田治兵衛的寶丹及一些日本雜貨。岸田本來對藥草就頗有研究，經他先後煉丹調劑的秘方有補藥品、雜症藥、外症藥、婦女藥、戒煙藥、花柳藥等數十種，他曾用中文撰成「衞生寶函」一書，作爲該藥品宣傳之用，收效很大，很受中國人的愛用。當時上海地區之居民，似乎無人不知岸田的「精錡水」與守田的「寶丹」，證明岸田的「精錡水」信用可靠⑨。曾經擔任上海樂善堂支配人的圓山大迂回憶稱，上海樂善堂的生意非常興

⑥ 「對支回顧錄」下卷，頁三～四。
⑦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昭和五十七年版），頁一四。渡邊龍策：「近代日中民衆交流外史」（雄山閣，昭和五十六年，東京），頁六三。
⑧ 岡野增次郎前引論文，頁一四九。
⑨ 同上書，頁一五二。「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昭和五十七年版），頁一四。

旺，收入極爲可觀，但岸田喜歡廣交中國的詩人墨客，開銷很大，同時又因日本與上海之間的交通不甚方便，貨物之供求時常失去平衡⑩。

岸田的生意腦筋動得很快，當他首次伴隨赫本赴滬期間，就已體會到參加科舉考試的讀書人持用的書籍，皆爲中國固有的大型木刻版本，携帶不便，他靈機一動，乃將諸子百家的書籍，改用銅刻細字的活字版印刷，携帶輕便，大受中國讀書人的歡迎，銷路很好，替上海樂善堂增添不少財富⑪。

岸田開設樂善堂分店於上海，目的不是純粹爲了商業上的利益，其着眼點似乎在於藉樂善堂的生意行爲促進中日間的經濟提携及中國之開發。這個構想也許是基於他個人的一廂情願，但是當時歐美的經濟勢力的確已經打入中國，他之所以有如此構想，無非是想遏阻歐美經濟勢力之東漸，因此，岸田在上海經商之餘，非常留心日本商人在上海之情況，爲了振興中日之間的貿易，他經常藉「橫濱新報」介紹上海商況，同時將有關中日貿易的詳細資料提供給日本政府參考⑫。此外，他更廣交中國知識分子，據稱岸田在上海的聲譽，凌駕於日本駐滬領事之上⑬。後來荒尾精強調經濟人才的培養，實與岸田的想法一脈相承。

日本人認爲岸田吟香的行徑頗與福澤諭吉相似，所不同者是福澤爲幕府末年及明治初年介紹西洋文物給日本的大功臣，而岸田則以在中國吸取的實際經驗，親自加入商賈行列，以實際行動來推展中日之間的貿易。他們皆始終不願進入仕途。例如一八六七年（慶應三年）當岸田由滬返回日本時，他的知友木戶孝允、寺島宗則擬推荐他給某縣大參事，替他安排一官半職，他一口回絕稱：「我雖然窮困，但也不曾使我的妻兒挨餓受凍，我不想爲五斗米而屈膝以求」⑭。

岸田雖然因經營樂善堂而致富，然而他的財富卻大部分用來資助在華蒐集情報的日本人士，尤其是漢口樂善堂那一夥人在中國從事調查活動的費用，幾乎都是由岸田支應的，所以當時有人稱岸田的貿易是有去無返的「單向貿易」⑮。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對樂善堂的財政構成很大的負擔，尤其自甲午戰爭及帝俄勢力南侵後，訪客增加，無形中增加不少無謂的雜務，更由於他的年歲漸大，不能經常來滬督導樂善堂業務，致財務日漸衰竭。岸田死後，經清理樂善堂財務的結果，不僅沒有盈

⑩ 岡野增次郎前引論文，頁一五一～一五二。
⑪ 「對支回顧錄」下卷，頁五。
⑫ 同上書，下卷，頁一。
⑬ 田鍋安之助：「漢口樂善堂の志士」（「支那」第三十卷六月號），頁一六五。
⑭ 「對支回顧錄」下卷，頁八。岡野增次郎前引論文，頁一四九。
⑮ 「對支回顧錄」下卷，頁五。田鍋安之助前引論文，頁一六五。

餘，反而出現六萬餘圓赤字⑯。以樂善堂的業績（僅袖珍本一項，年銷售量就不下十五萬册）⑰竟然會出現如此龐大的赤字，可知岸田「單向貿易」的數字的確驚人。

岸田去世於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六月七日，享年七十三歲。東亞同文會發行的「對支回顧錄」（一九三六年出版）中闢有「對支功勞者列傳」，編纂委員會的委員一致認爲東亞先覺的巨頭在朝者應以近衞篤麿居首，在野者應以明治時代風靡銀座的岸田吟香爲先，而岸田的實際貢獻超過近衞，因此將岸田吟香排行於「列傳」中的首位，以示敬意⑱。事實上，岸田與一八九八年成立的東亞同文會淵源很深，他不僅是東亞同文會的評議員⑲，而且早期在中國大陸受過他資助的人物如根津一、高橋謙、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等，莫不是東亞同文會的主要幹部（尤其是根津一不僅任該會幹事長多年，而且主持東亞同文書院達二十三年之久），而這些人都是活躍於中國大陸的漢口樂善堂人士，漢口樂善堂又是受岸田照顧最多的一羣。東亞同文會的宗旨雖與漢口樂善堂稍異，但東亞同文會所走的路線多少是遵循漢口樂善堂與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而來。岸田既然是樂善堂的開山祖，在東亞同文會中自然受到大家的尊敬，「對支回顧錄」的編纂委員給他此項殊榮，應是很自然的現象。

三、漢口樂善堂的領導者荒尾精的對華思想

荒尾精，一八五八年（安政五年）出生於名古屋，其祖父原姓福田，其父福田善十郎因過繼給名古屋藩士荒尾家，乃改名荒尾美濟，食祿百石。荒尾精原名一太郎，後稱義行，旋又改稱精，號東方齋。明治維新後其父歸還食祿，從商，約於一八七一年與一八七二年之交，舉家遷至東京麴町五丁目經營雜貨生意，但並不順利，生計發生困難，當時住在鄰近而服務警界的菅井誠美，一方面憐憫荒尾的家境，同時也認爲荒尾精聰明，將來可以造就，乃商得其父母同意，將荒尾精接到菅井家加以撫育，荒尾時年十六（一八七三年）。

⑯ 「對支回顧錄」下卷，頁五～八。
⑰ 同上書，下卷，頁八。
⑱ 岡野增次郎前引論文，頁一四四。
⑲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5)，民國七十一年，臺北），頁七、頁一四。

荒尾寄居菅井家後，菅井將他送至私立學校學習漢學、英語、數學等課程。當時征韓論起，菅井有不少年輕軍官朋友常聚於其家，談論時事，並論及中國將來情勢。荒尾耳濡目染，感慨良多，種下日後興亞思想的伏因，欲以日本爲盟主以抗拒西方勢力⑳，自此以後，荒尾卽潛心研究中國問題。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西南戰爭（西鄉隆盛等因征韓論遭受挫折而掀起之戰爭）發生，激發荒尾棄文就武的決心，乃對菅井說：「在外國語學校就讀，很難完成宿願，不如輟學從軍，藉此學習兵學兼研中國問題，以備他日赴華之需」㉑。其意甚爲堅決，菅井拗不過他，乃順從其意。

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荒尾進入陸軍敎導團砲兵科，次年畢業，授陸軍軍曹，派赴大阪鎭臺服務。一八八〇年（明治十三年），入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畢業，授陸軍少尉。此年朝鮮發生壬午事變，日本國內的危機感因此突然加深，認爲朝鮮一旦爲中國所壟斷，將對日本的國防構成很大的威脅，同時也感到西方勢力之東漸與年俱增，因此許多日本人士想赴華以圖挽回情勢之變化㉒。荒尾時年二十四，剛踏出陸軍士官學校，抱着滿腔愛國熱忱，決定赴華，認爲這是赴華一展抱負的千載難逢之良機。某天，荒尾去拜晤菅井，除感謝其多年來關照之恩外，並表明他決定辭去軍職赴華心意，經菅井婉言開導並分析利弊，勸他多吸取經驗後再成行不遲，荒尾乃暫時打消此意㉓。

一八八三年（明治十六年）荒尾奉命前往熊本步兵第十三聯隊服務，在熊本服務期間，仍然念念不忘其赴華之事，在他寫給服務於東京同志的信函中一再強調中國與日本雖然僅一衣帶水，而中國大陸之情勢，時常縈繞腦海，更把自己喻爲籠中之鳥，恨不能自由翱翔，一再表示決意辭去軍職㉔。爲了準備赴華之需，荒尾特邀任職於熊本鎭臺的留華學生御幡雅文共宿，在公務之暇，向御幡學習中國語文，研讀「傳習錄」，並勤練柔術及居合術（劍道之一種）。荒尾在熊本服務兩年後於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奉調參謀本部中國課服務，這次的調動是爲荒尾赴華的轉捩點，他因職務之便，徧閱有關東洋各國的典籍及地圖等秘密文件，並廣交志同道合的同志，以便在中國一展抱負。

---

⑳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三二一。
㉑ 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左久良書房，明治四十三年，東京），頁七。
㉒ 李永熾：「明治初期日本荒尾精的思想及其在華活動」（「大陸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三期），頁八七。
㉓ 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頁一一～一二。
㉔ 同上書，頁一四。

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春天，荒尾奉命赴華，多年的願望終於達成。他抵達上海後隨即前往樂善堂拜訪岸田吟香，向岸田表明他的志向，岸田極爲贊成，並且得到岸田資助，另設樂善堂分店於漢口。漢口樂善堂的貨品由岸田供應，再由漢口樂善堂同志變賣，充當調查經費。荒尾在華三年，於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四月返國復命。次年九月，荒尾在上海創設日清貿易研究所，以培養貿易人材。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十六年），日清貿易研究所關閉，荒尾返回日本。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六年之間，荒尾在京都若王子山中過隱居生活。甲午戰爭結束後，荒尾爲促成中日民間之友好關係，前往上海，一八九六年八月，荒尾由上海經琉球前來臺灣，倡議成立「紳商協會」（十月十九日成立），目的在籠絡臺灣人士，緩和臺灣人士反日情緒。不料十月三十日，因罹患鼠疫病死臺北，享年三十八歲㉕。

日本人在華從事諜報活動，並不是始自荒尾，只是當時日本上下都陶醉於歐美問題，而對中國問題並沒有寄予太大的關心，甚至有人取笑關心中國問題者爲迂腐。就以荒尾畢業陸軍士官學校那一年（一八八二年），向陸軍卿大山巖陳述赴華志向時的對話㉖，就可窺知當時日本人心向歐美之一斑。但是日本自受到俄國東侵政策（主要是舖設西伯利亞鐵路）及中國加強對朝鮮的宗藩關係等壓力後，乃開始正視中國問題，尤其是參謀本部對於派員赴華從事諜報活動最爲積極，而岸田吟香和荒尾精在上海之會晤，卻是日本在華有機構組織活動的開端㉗。

荒尾赴華的目的，從下列一段記述中可以得到一些端倪。此一記述是這樣的：「荒尾先至上海，拜晤岸田吟香，傾訴他的抱負，岸田甚爲敬佩，答應荒尾將來在可能範圍內當儘量予以協助。荒尾卽溯江而上，深入內地，占據九省之會的漢口，岸田由上海提供藥材書籍等給荒尾，協助他在漢口開設樂善堂……荒尾不僅負有日本陸軍當局所賦予的特殊使命，而且他積極探究中國的自然形勢，以便日後發動某種計畫作準備」㉘。由上可知荒尾之赴華除完成公務外，實有爲自己一展抱負於中國的宿願舖路之目的。

所謂荒尾的宿願就是經略中國，這個志向在他進入士官學校時期卽已萌芽，而士官畢業時轉趨激烈。某日，荒尾往訪陸軍卿大山巖，陳述己意，大山問他：「目

㉕ 關於荒尾精之生平簡介主要參考「巨人荒尾精」，頁一～一二六。「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下卷，頁六〇七～六一一。井上雅二：「荒尾先生の偉業」（「支那」第三十卷六月號），頁一五五～一六一。
㉖ 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頁一二。
㉗ 渡邊龍策：「近代日中民衆交流外史」，頁七八。
㉘ 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頁一八～一九。

前一般俊傑都爭先前往歐美留學，你為何急着到那落後的清國去？」荒尾答稱：「就是因為大家都陶醉於歐美，而對清國卻不屑一顧，才想到清國去」，大山又問：「你去清國的目的何在？」荒尾笑着說：「取得中國，好好統治它，以便振興中國」㉙，其心意在這一段對話中表露無遺。

荒尾非常強調經略中國，中日提携，以達到振興中國的目的。他在「興亞政策」中，分析振興中國的重要性。他認為歐亞兩大陸的文化本來就不相同，黃白種族也互異，所謂西方勢力的東漸，意味着東西之間即將發生競爭，日本應該為朝鮮的貧弱及中國的老朽而感到擔憂與悲哀。如果日本想內張綱紀，外宣威信，使宇內萬邦永久瞻仰日本皇祖皇宗之懿德，當務之急莫過於救濟貧弱，扶持老朽，使三國和衷共濟，脣齒相輔，挽回東亞之頹勢，重整東亞聲威，以懲罰西方虎狼，杜絕其覬覦，這是日本百年長遠之計畫，不能一日有所忽略者。他又認為可行之道只有「救其貧弱使之富強，革其老朽，使之壯剛，這是我帝國的天職，也是順乎天意的職責」，最後他強調如果能使中國覺醒，以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多，歲收之豐，養一百二十萬以上之精兵，配備百艘以上之艦艇而綽綽有餘，如果再將日本的尙武精神及中國的尙文風氣加以融合，並行不悖，相輔相成，則東洋文明將可發揚於宇內，宣示亞洲之雄風於四海㉚。

荒尾的「宇內統一論」與「興亞政策」互相表裏，皆強調皇權與天職。他在「宇內統一論」中即表明其信念稱：「一統六合四海，今普天率土之生民俱仰我皇上之仁風」，特別讚美日本「萬世一系」的皇族稱：「在宇宙內只有我國擁有萬世一系的皇室，我國所以具有完美的國體，乃是上天之意，也是上天特別眷顧我國之故，完成一統六合，奄有四海之宏猷遠謨，是為上天賦給我國的天職」㉛。

但是荒尾不是一位思想家，沒有體系化的論述㉜，他的想法是當時日本潮流與世界局勢影響下的產物。他是極右派的國家主義者，其思想是繼承幕末草莽英雄的中國觀而來，又和西鄉隆盛的征韓論一脈相承㉝。頭山滿對荒尾卻稱讚有加，認為荒尾是西鄉隆盛以後的一大人傑㉞。又有人評荒尾為具有英雄資質而無英雄命運的人物㉟。

㉙ 同上書，頁一二。
㉚ 同上書，頁一四五～一四九。「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三六〇。
㉛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三六四～三六五。
㉜ 李永熾前引論文，頁九〇
㉝ 同上書，頁九〇。
㉞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四一三。
㉟ 井上雅二：「巨人尾荒精」，頁二六一。

但是宮崎寅藏（滔天）則與他們持不同意見，認荒尾爲「占領中國主義者」㊱。不論如何，荒尾的思想，正代表當時日本軍部及國粹主義者的意識型態，是當時日本主要思潮的表現㊲。

在漢口樂善堂的人士中，出身與志趣跟荒尾最接近，始終形成最佳搭配的人物是根津一。因爲他們兩個人皆經教導團而進入陸軍士官學校，是前後期同學，在校期間，兩個人早已約定前往中國大陸，開創事業。

根津一，一八六〇年（萬延元年）五月二日，生於山梨縣，幼名傳次郎，後改名一，號山洲。幼時從同村磯崎角之丞習漢學，爲根津之啟蒙老師。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根津首次離開家鄉，就讀橫濱師範學校，時年十七。當時明治維新初成，由於政治與社會改革，時常引起新舊派之衝突。該年，「秋月之變」（十月二十七日）及「前原一誠之亂」（十月二十八日）等相繼發生，也風聞私學黨（指西鄉）將於近期內舉事，根津曾感嘆稱：「目前我國正當維新改革之際，理應官民一致，銳意改善內政，揭竿與政府作對，舉兵擾民，不忠之舉，莫此爲甚。像南洲翁（西鄉隆盛）爲吾平生最爲仰慕者，果眞有叛亂之舉，吾亦將挺身從軍參加聲討行列」㊳。根津立志從軍似乎從這時候開始萌芽。

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二月，發生西南戰爭，日本政府招考教導團學生，根津毅然應考錄取，次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一八七九年(明治十二年)，考入陸軍士官學校砲兵科，一八八三年(明治十六年)士官學校畢業，派赴廣島鎮臺砲兵聯隊服務。根津在士官學校肄業期間，曾發起在校同學組織「谷中會」，藉每星期日聚會時，彼此交換讀書心得，砥勵氣節。荒尾精也是該會會員，兩人的結識於此時開始。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根津奉命進入陸軍大學深造，在陸大肄業期間，根津因常與應聘來日的德國教師墨克爾（Meckel, Klemes Wilhelm. 1842-1906. 1855年應聘來日任參謀本部顧問兼陸軍大學教師）發生激烈爭論，遭校方退學，奉調東京砲兵聯隊。他並不因遭到校方退學而感到後悔，因爲他早已跟荒尾約定俟研究高等戰術後，卽行前往中國，他說在陸大肄業期間，對於高等戰術的研究已經頗有心得㊴。

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根津轉調參謀本部，此時他曾閱讀俄國參謀本部編著之「支那攻略論」一書，激發他改善中國以對抗俄國的決心㊵。根津被陸大勒

㊱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の夢」（平凡社，昭和四十二年，東京），頁四一。
㊲ 李永熾前引論文，頁九〇。
㊳ 滬友會編：「山洲根津先生傳」（根津先生傳記編纂部，昭和五年，東京），頁一〇。
㊴ 同上書，頁一六。
㊵ 「對支回顧錄」下卷，頁五五五。

令退學後曾幾次申請退役前往中國，皆不得要領。荒尾於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返日後，留守漢口樂善堂的同志，在武昌蛇山醞釀起事，使日本外交當局大感困擾，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根津奉命前往武昌鎮撫，是爲根津與中國結緣之始。是年九月二十日，荒尾於上海創立日清貿易研究所，十一月，荒尾返日籌措經費，根津應邀由漢口前來上海代理日清貿易研究所所務。日清貿易研究所於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十六年）關閉後，根津返回日本，參謀次長川上操六擬派他出任駐華使館武官或參謀本部編纂部長，皆被他婉拒，十二月，隱居京都。一八九四年（明治二十七年）甲午戰爭爆發，根津被徵召回到參謀本部服務，戰爭結束，辭去參謀本部再度回京都隱居。

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東亞同文會成立，次年應會長近衞篤麿之請加入該會。一九〇〇年（明治三十三年），繼佐藤正出任東亞同文會幹事長，根津與東亞同文會結緣開始於此，也是他從事於對華文化工作之始。東亞同文書院自一九〇〇年在南京創設至一九四五年解散，在這四十五年的院史中，根津擔任院長達二十三年之久（一九〇〇——一九二三年，其間僅一九〇二年四月——一九〇三年五月，由杉浦重剛擔任）㊶。根津的一生，似與東亞同文書院結下不解之緣，這個時期是他一生最輝煌最被人稱讚的時代。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他辭去東亞同文書院院長，第三次回到京都在桃山隱居，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二月十八日病逝，享年六十八歲。

根津的志向與荒尾相同，對於歐美之遊不屑一顧，他看到當時日本上下都陶醉於歐美，乃撰「洋行者愚」一文於陸軍「日曜會雜誌」上，抨擊歐化主義，並表明其「興亞」心跡㊷。他肄業於士官學校時代，看到西力東漸，尤其是俄國勢力東進，乃對荒尾說，欲抵禦俄國勢力，惟有使中國覺醒，使之富強。如果更進一步要遏阻西力，則必須訂定東亞久安之策，才能達到宇內永久和平的目的㊸。當然這是以日本爲盟主的大前提下完成此項計畫的，這一點與荒尾的想法完全一致。

荒尾較根津年長兩歲，但從教導團至陸軍士官學校的階段，根津始終是荒尾的學長。一八八六年荒尾奉命赴華時，根津仍在陸軍大學肄業中，臨走時，荒尾緊握

㊶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昭和五十七年版），頁七四。
㊷ 同上書，頁二七。
㊸ 「山洲根津先生傳」，頁一九。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同窗會編：「根津院長還曆祝賀紀念誌」（大正十年，上海），頁一〇二。

根津的手說：「我先到中國，你留在大學鑽研高等戰術後再來」㊹，不料根津受到陸軍大學的退學處分，前往中國大陸卻因此就擱了四年。

荒尾與根津之間堪稱爲莫逆之交，荒尾的理想與事業，大部分靠根津協助，才得以順利推行。根津的思想較荒尾清晰而有系統，尤其是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之經營，荒尾爲籌措經費，四處奔走，完全靠根津一人主持所務，所以有人說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幕後英雄是根津，因爲一切計畫皆出自根津，由荒尾出名負責執行。當然荒尾對根津是推心置腹，信任有加。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荒尾從東京寄給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學生的書信中，有如下一段話。他說：「代理所長根津氏是我的至友，是我的事業伙伴，是我獨一無二的親友。當他感到憂煩時，我也爲此而憂煩，當我感到高興時，他也爲此而高興，他爲我着想，我亦然，他爲我效勞，我亦然。我跟他之間是一心同體，彼此同進退，互相提携，這種友誼已維持頗久。請諸君看到根津氏就等於看到我，而看到我就如同看到根津氏，果眞如此，我將感到無比喜悅與安慰」㊺，將兩個人感情之深厚，表露無遺。

世評荒尾與根津是一對很好的搭擋，前者性格外向豪放，後者較內向而頭腦清楚，如果沒有他們兩個人的搭配，日清貿易研究所可能無法成立，而後來創辦的東亞同文書院的型態與發展，可能又會走上另一個方向㊻。又有人評稱，根津具有卓越的軍事才華，很得上級賞識，如果他不棄武從文，在軍事上的地位一定能顯赫一時，獲得顯官祿位爲意料中之事㊼，言下似有替根津惋惜之意。無論如何，他的後半生大部分的心力投注於東亞同文書院，作育英才，雖然該院的教育宗旨與一般學校有異，但若站在國家百年樹人大計的立場而言，其功勞也許較其從事軍職的影響大而長遠。

四、漢口樂善堂的組織與在華活動

荒尾精於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春天，奉參謀本部之命來華，他抵達上海後隨即會晤岸田吟香，得到岸田資助在漢口漢江岸邊租下民房，掛上「樂善堂漢口

㊹ 「山洲根津先生傳」，頁二二、頁四二～四三、頁七二、頁四三三。「根津院長還曆祝賀紀念誌」，頁一〇八。「巨人荒尾精」，頁二三四。
㊺ 「巨人荒尾精」，頁六五～六六。「根津院長還曆祝賀紀念誌」，頁一〇八～一〇九。
㊻ 「日本とアジア——竹內好評論集」第三卷（筑摩書房，一九七〇年，東京），頁三八四。
㊼ 「山洲根津先生傳」，頁一七。

支店」招牌，目的在於避開警方注意，實則掛羊頭賣狗肉。店內的貨品係由上海樂善堂供應，由漢口變賣，將所得充當調查經費。

荒尾所以選定漢口作爲活動的據地是因爲漢口位於中國中樞之地，近則與湖南、江西、河南等省相連，進而可到四川、陝西、甘肅、新疆、雲南、貴州等內陸地區，交通方便，自古以來卽成爲九省之會。荒尾在赴華前卽選定漢口爲「興亞」的策源地，他認爲只要取得湖南、湖北、四川、陝西等省，以其財富與人口可以號令天下㊽。

荒尾抵達漢口後卽函邀散在於中國各地的「同志」，因此前後抵達漢口加入調查行列的主要人士有㊾：

姓名	籍貫	出生年	事略
山內嵓	茨城	一八六三	父親山內由彥爲磐城平藩儒臣，維新後任司法官，山內嵓先後就讀成美義塾、明治義塾，一八八四年赴華，從馮昭煒學習經史時文，一八八六年入漢口樂善堂，因與荒尾意見不合返國，在東京創辦華語學校。甲午戰爭時任陸軍通譯。其後歷任鳳山縣內埔辨務署長、臺北廳書記官、大阪商業興信所神戶分所所長、東亞公司上海分店主任、東亞同文會支那經濟調查部主任、東亞同文會幹事、同仁會北京辦事處主任。一九二六年歿，年六十二。
山崎羔三郎	福岡	一八六八	其父爲福岡藩士。一八八八年得平岡浩太郎資助赴滬，旋加入漢口樂善堂，研究華語，曾深入雲貴地區調查，甲午戰時任軍事偵探及陸軍通譯，一八九五年被清軍逮捕，處死於遼東金州，年三十一。
黑崎恒次郎	岡山	一八七二	十三歲（一八八五年）赴華，在上海樂善堂習華語，一八八七年加入漢口樂善堂。甲午戰爭時任陸軍通譯，襄助順天時報創刊，曾任大阪輪船公司輪船事務主任。一九〇四年歿，年三十三。
浦敬一	長崎	一八六〇	其父爲肥前平戶藩士，敬一幼時受良好教育，曾肄業東京專門學校政治法律科。一八八七年赴華，投入漢口樂善堂，一八八八年六月開始作西北之調查旅行，一八八九年由蘭州前往伊犂途中失蹤，時年三十。
宗方小太郎	熊本	一八六四	其父爲肥後宇土藩士，小太郎自幼卽從藩儒草野石瀨習漢學，對經學史書的造詣頗深。一八八四年隨佐佐友房赴華，一八八八年投入漢口樂善堂，並主持北京支部兼調查華北問題。甲午戰役在芝罘擔任軍事偵探，蒐集情報，對日軍甚具價值，在廣島大本營蒙日皇召見。戰後在漢口創刊「漢報」並與井手三郎在福州創刊「閩報」。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任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監督，一九一四年在上海創設東方通訊社。一九二三年歿，年六十。

㊽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三四三。
㊾ 「巨人荒尾精」，頁二三〇。本表係參照「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下卷的列傳中整理而成。

中西正樹	兵庫	一八五七	其父爲美濃岩村藩士。正樹年幼卽習漢學，稍長前往東京，從中國人劉錦香習華語，一八八三年應神尾光臣之邀，前往天津，先後在天津日領事館及北京公使館任職。辭職後前往直隸、河南、陝西、四川、雲貴等地旅行。一八八八年投入漢口樂善堂，後參與籌設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事宜。甲午戰爭投入陸軍，戰後任臺北支廳書記官。東亞同文會成立，任北京支部長，順天時報創刊時出力很大，一九〇七年在盛京時報執筆政，一九一五年在濟南創刊「濟南日報」。一九二三年歿，年六十七。
片山敏彥	熊本	一八六六	其父爲熊本細川藩之典醫。敏彥幼時在熊本濟濟黌就讀，甚得佐佐友房之賞識，一八八八年赴華，投入漢口樂善堂，曾任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教師。甲午戰爭任陸軍通譯，戰後歷任駐宜昌副領事，沙市領事等職。片山的漢學造詣極深，尤長於詩書及中國時文、華語等。一九一〇年歿，年四十四。
大屋半一郎	群馬	一八六五	其父爲上野館林藩士。半一郎幼時在興亞學校習華語。赴華後投入漢口樂善堂，一八八八年至蘭州調查兼給浦敬一接濟旅費，但沒有會晤而逕返漢口。甲午戰爭任陸軍通譯，戰後任臺灣辨務署長。一八九七年歿，年三十五。
長谷川雄太郎	群馬	一八六五	幼時卽開始習漢學，一八八八年赴華，先到上海樂善堂，後加入漢口樂善堂，甲午戰爭任陸軍通譯，戰後在廣東任同文館日文教師。一九〇四年歿，年四十。
石川伍一	秋田	一八六六	一八七九年負笈東京，初入攻玉社，再入島田篁村之私塾研究漢學，一方面也在興亞學校習華語，一八八四年赴滬，先投入曾根俊虎處，研究中國問題，一八八七年投入漢口樂善堂，往四川調查，其作成的調查報告極詳密。甲午戰役時任軍事偵探被捕，處死於天津，時年二十八。
井手三郎	熊本	一八六二	年少時受佐佐友房的啓發很多，一八八七年赴滬，旋投入漢口樂善堂，不久經安慶至北京，襄助宗方小太郎調查華北問題，甲午戰爭任陸軍通譯。東亞同文會成立，出任上海支部長。一九三一年歿，年七十一。
井深彥三郎	福島	一八六六	其父爲會津藩的游擊隊長。彥三郎於一八八三年前往東京求學，專攻英語。一八八七年與中野二郎赴華，隨卽投入漢口樂善堂，頗得荒尾賞識，甲午戰役及日俄戰役皆出任陸軍通譯。戰後歷任奉天將軍趙爾巽顧問、奉天日本居留民團團長、國會衆議員。一九一六年歿，年五十。
松田滿雄	熊本	一八六一	爲細川藩之士族，幼時從藩儒習漢學，一八八六年赴華投入漢口樂善堂，任四川支部長，曾深入巴蜀調查，其足跡曾至西藏邊境，甲午及日俄戰役均任陸軍通譯，戰後在東北蘇家屯創設學校，教育中國人。一九二四年歿，年六十三。
藤島武彥	鹿兒島	一八六九	一八八五年赴滬，習華語，次年投入漢口樂善堂，隨同浦敬一至蘭州調查，不久返日在大阪經營紙革製造業，常給予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經濟上的資助，甲午戰爭時任軍事偵探，在蘇浙一帶活動，被捕，處死於杭州，時年二十五。
白井新太郎	福島	一八六二	幼時就讀於秋月胤永之漢學塾，一八八三年隨芝罘領事南部二郎赴芝罘，習華語，次年赴福州與小澤豁郎在福州活動，一八八七年投入漢口樂善堂，被荒尾喻爲「中國問題的諸葛亮」。歷任「東邦協會」幹事、臺灣總督府顧問、富士水電公司董事長、衆議院議員。一九三二年歿，年七十。

廣岡安太	熊　本	一八六八	一八八六年赴滬，習華語，旋遊歷華北，探求地理人情，後投入漢口樂善堂，一八八九年隻身前往貴州調查，卽在該地失蹤，時年二十一。
前田　彪	熊　本	一八六六	幼時就讀於鄉里濟濟黌，稍長得佐佐友房資助赴華投入漢口樂善堂，在各地調查，華語流暢。甲午戰役時與成田鍊之助赴營口擔任軍事偵探，戰役赴福州主持「閩報」。一九一五年歿，年四十九。
成田鍊之助	鹿兒島	一八七一	投入漢口樂堂後爲根津一的得力助手，並在湖南、貴州作調查，甲午戰爭時潛入營口，蒐集軍事情報，戰後歷任京都商業學校教師、東亞興業公司駐漢口經理，並曾任職於正金銀行上海分行、天津分行、神戶分行。一九三〇年歿，年五十九。
伊藤俊三	東　京	一八六八	其父爲幕府官員，一八八六年赴華，隨卽投入漢口樂善堂。甲午戰爭時任陸軍通譯，一八九六年任臺灣總督府警務第一課長。一九一三年歿，年四十五。
中野二郎	福　島	一八六四	號天門，其父爲會津藩士，幼時從岡千仞習漢學，後入東京師範學校，一八八四年赴華，投入東洋學館，未幾赴福州謀事，不成，轉投入漢口樂善堂，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創立時，返日創刊雜誌，專事討論中國問題。甲午戰後，他的關心轉向俄國問題。一九二七年歿，年六十三。

從上列名單中可知這些大陸浪人並不是吾人想像中的庸俗之士，大多數爲舊士族出身，且年幼時皆受良好敎育，尤其對漢學、華語及中國問題頗有硏究。據山內嵓回憶稱，當時聚集於漢口的同志都是「年少氣盛，磊落不羈，有一口氣就想把中國併吞之勢，而且都是勇敢的豪傑之士」㊿。他們都擁戴荒尾精爲領袖，後人稱這一派人爲「樂善堂漢口幫」。當時旅居漢口的日本人不多，除漢口領事館中幾位館員外，就是樂善堂的人員，由於樂善堂的人員較多，凡遇有慶典，多假樂善堂舉行，並由樂善堂主持51，實有喧賓奪主之勢，因此樂善堂在漢口之聲勢，凌駕了日本領事館。

漢口樂善堂在表面上是販賣藥材、書籍、雜貨的一般商店，事實上並不如此單純。漢口樂善堂成立之初，荒尾對其「同志」常敎授兵學常識，偶而也舉行假想演習，增進他們的軍事知識，所以漢口樂善堂可以說不僅是一個商店，也是一所學校，更重要的是從事諜報活動的大本營。該堂訂有「堂規」以約束堂內所有人員。在「堂規」第一條卽認爲他們的任務是任重道遠，所有「同志」必須愼言行，養實力52。漢口樂善堂設有堂長，以下分內員（在堂內辦理事務性工作的人員）與外員

㊿ 野間清：「日清貿易研究所の性格とその業績」（「歷史評論」第一六七期），頁六九。
51 「山洲根津先生傳」，頁二一一。
52 「巨人荒尾精」，頁二一。

（在外從事調查工作的人員），內外員皆受堂長節制指揮。內員又分爲理事（綜理商業、會計等一般事宜）、外員股（負責與外員保持連繫，掌握情報）、編纂股（整理調查報告並剪輯中外報紙）等三個部門。留在堂內的人員於每星期日晚上定期舉行研討會，檢討東亞問題，業務報告，並擬訂活動方針等㊸。

外員是實際負責調查活動者，他們的旅費來源完全仰賴上海樂善堂供給的藥材、書籍、雜貨等沿途販賣所得充當。爲了掩蔽中國軍警耳目，調查人員皆喬裝成中國商人（他們都具有說華語能力），當然所遭遇的困難很多，危險性也大，他們常在旅途中受到土匪搶刼㊹，都憑他們的機智，化險爲夷。中國幅員廣大，爲使外員有歇腳之地，同時也使貨物有中繼站，樂善堂在各地設有支部，其主要者有：

一、長沙支部——設置於一八八七年，設置之初由高橋謙負責，後改派山內嵓主持。在此設置支部的理由爲湖南地靈人傑，爲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家鄉，人才輩出，與中國前途息息相關，外人來此者不多，極有調查價值㊺。

二、重慶支部——一八八八年設置，主持者爲高橋謙（由長沙支部調來）。設置目的爲巴蜀形勢險峻，有天然屏障，爲一理想的舉事之地。該支部爲漢口樂善堂的核心支部，調查範圍包括四川、雲南、西藏、貴州、西康等地，「幹員」有石川伍一、松田滿雄、廣岡安太等㊻。

三、北京支部——主持者爲宗方小太郎，設置的理由認爲北京爲京師所在地，顯紳大官，英雄豪傑皆集中於此，容易掌握清廷的政治動態。調查範圍包括華北、滿蒙地區，「幹員」有北御門松二郎及河原角次郎等㊼。

各支部設置的理由雖然不太相同，但是最終目的則都是蒐集各種情報，並樹立他們的謀略據點。換言之，各支部是爲漢口樂善堂推動諜報行動而設置的秘密結社的分支機關㊽。

依據漢口樂善堂「外員探查須知」中規定，外員應探查的人物包括君子、豪傑、豪族、長者、俠客、富豪等，並應將他們的姓名、住址、年齡、行踪等詳加記載㊾。這種舉動無非是想謀求「買辦」人物，以便將來他們有所舉動時得到裏應外

㊸ 同上書，頁二二～二三。
㊹ 同上書，頁二三〇～二三一。
㊺ 同上書，頁三一。
㊻ 同上書，頁三二。
㊼ 同上書，頁三四。
㊽ 野間清前引論文，頁六九～七〇。
㊾ 「巨人荒尾精」，頁二四～二五。

合的方便。至於調查事物則舉凡各地的山川土地之形狀、人口之疏密、風俗之良否，民生之貧富、被服糧秣等不論鉅細，皆在調查之列⑳。其他如哥老會、九龍會、白蓮教等擁有潛在勢力的秘密結社，當然也是他們所不會忽略的。

漢口樂善堂人士的調查地區着重在西北與西南，因爲這些地區外人足跡鮮少前往，較能掩蔽中國官憲耳目，而且情報價值較大。前往西南地區調查的「幹員」是石川伍一與松田滿雄，他們曾冒死深入苗蠻巢穴，調查當地的山川形勢，人情風俗，所蒐集的資料很豐富，並繪有詳細圖說㉑，爲日本在華的謀略活動上極有價值的資料。又如廣岡安太曾至貴州，但當他轉入雲南研究苗族問題時即告失踪㉒。這是漢口樂善堂人士在中國的調查工作中失踪者之一。另一位失踪者爲浦敬一，他的主要調查地區是西北，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化名爲宋思齋與藤島武彥（化名宋克己）作一次西北的大調查，行前他們擬定的調查路線爲由漢口出發經襄陽、紫荆關、西安至蘭州，再由蘭州經嘉峪關、玉門縣、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伊犂、塔爾巴哈臺、烏里雅蘇臺，出天山南路經阿克蘇、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越過崑崙山至西藏，然後折返四川的打箭爐，回到成都、重慶。另一條擬定的路線是不去西藏，改經內蒙古至北京再回上海㉓。以現在的地理常識而言，這是探查西北的最佳路線，這個計劃若能實現，實爲空前壯舉。然而他們於九月間從蘭州進軍嘉峪關時，藤島因故返回漢口，浦敬一則獨自按原定計劃前進，不料從此一去音訊杳然。

荒尾精等一夥人在中國的活動，固然想將日本、中國和朝鮮連成一體，遏阻西力東漸，尤其最重視俄國勢力之東進，所以對西北地區的調查也較積極。例如一八八八年（明治二十一年）俄國宣佈舖設西伯利亞鐵路，給他們很大的震撼，荒尾乃召集散在各地的「同志」前來漢口研商，研議結果爲：

一、爲遏阻俄國將來經西伯利亞鐵路伸張勢力於中國，最遲於十年內必須實行改造中國。

二、爲講求遏阻俄國東侵之策，派浦敬一前往伊犂，說服新疆巡撫劉錦棠，並參加其幕僚工作。

三、除湖南支部外，在重慶增設支部，以便探查該地情況。

---

⑳ 同上書，頁二九。
㉑ 同上書，頁三〇七。
㉒ 「對支回顧錄」下卷，頁四九八～四九九。
㉓ 同上書，下卷，頁五〇四～五〇五。

四、密切注意北京政要動態及中央政情，並遠赴東北地區作調查活動[64]。

浦敬一與藤島武彥之所以有西北調查大計劃，實受俄國東進的刺激而發。

漢口樂善堂的本質，實爲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特務組織之一，其成員亦多爲年少力壯，富於幻想，皆想在中國一展其抱負之士，但是他們的活動卻爲經費來源受到很大的限制。當時日本維新初成，新的體制尚未上軌道，政治不安，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尚不十分完整，處處顯得經濟不景氣，對於中國問題自然不能擬訂統一而明確的策略；是採取積極抑或消極政策，確曾使日本政界內部或軍界本身發生歧見，漢口樂善堂在這種處境下，自然得不到陸軍當局的經濟支援，常爲籌措經費而煞費苦心。漢口樂善堂主要幹部之一的高橋謙回憶當時財源枯竭的情形時說：「最感困難的是財源，同志雖然志氣高昂，然而也無可奈何，荒尾以及其他人員皆年少之輩，在社會上既無跟任何人有經濟上的來往，當然沒有信用可言，幸而經駐漢口領事町田實一的斡旋制定販賣委託品規約，由農商務當局出面向阪神(大阪、神戶)及京濱（東京、橫濱）地區的貿易商要求提供委託品交由樂善堂同仁販賣，將所得利潤充當旅行及調查經費」[65]。所以漢口樂善堂人士出外調查，必須喬裝商人攜帶物品沿途販賣，此舉固然是爲掩蔽中國軍警耳目，但最大的目的還是用來解決民生問題。

當時歐美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已在中國積極開拓市場，而漢口樂善堂人士卻在其本國未成熟的經濟體制的背景下，用這種落伍的方法籌措經費，畢竟不是歐美先進國家的對手，成效不佳是爲預料中之事，何況他們標榜「非營利主義」[66]，因此更難望有更佳的經費來源途徑。

他們的活動固然因經費短絀而受到不少限制，反觀中國當時的客觀條件，也不容易使他們順利地一展抱負。因爲這時中國正是從內憂外患的刺激中逐漸覺醒，有識之士推動自強富國，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互相結合的時期，也是歐美列強控制中國經濟的時期，以當時日本的條件而言，荒尾精等人自然在其國內得不到有力買辦政客的共鳴。荒尾精於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四月返國，向參謀本部提出六章共二萬六千餘言的「復命書」中，把他們所調查有關中國的朝廷、內政、人物、兵事、歐洲四大國（英法德俄）的對華策略等作了詳細的分析。但是他在結論中分析認爲如對中國採取和親政策，功效不大，採取戰攻政策，亦不甚妥當，最具

---

[64] 「對支回顧錄」下卷，頁五〇三。
[65] 「巨人荒尾精」，頁三〇。
[66] 同上書，頁三三。

體而可行的辦法就是設立日清貿易商會，藉此促進中日貿易，擴張日本商權㊼。後來荒尾精由原先以策動舉事、政變等強硬手段改造中國的想法，轉變爲較溫和的貿易政策，這種觀念上的轉變，事實上是受到上述中國、日本、歐美列強所存在的客觀情勢使所然㊽。

漢口樂善堂人士在中國的調查活動留給後人最大的成果就是一八九二年（明治二十五年）由根津一根據這些調查報告編輯而成的「清國通商綜覽」一書。該書不僅是日本最早有組織化的集體調查的成果，也是日本以實際調查所得資料將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加以綜合整理公諸於世的最初文獻。在此以前，日本留華學生楢原陳政雖曾輯有「禹域通纂」一書（一八八八年出版），但該書係出自楢原一人之手，且內容多參考中國文獻而輯成，相形之下，「清國通商綜覽」顯得格外珍貴，爲研究清末時期中國問題極具參考價值的文獻。

「清國通商綜覽」共二編三册二千三百餘頁，編輯工作完全出於根津一人之手。第一編內容包括交通運輸、金融、工業生產、外國貿易、商業組織、商業習慣、中國十八省及北京、南京、各通商口岸的地理、氣候、人情風俗、教育、政治組織，並附有中國農工商業的沿革、中日貿易沿革等。第二編包括陶瓷器類、銅鐵器類、絲棉織物類、漆器類、手工藝品類、農畜產物、海產物、鑛產物等㊾。編纂目的在於喚起日本輿論，重視中日貿易，同時也想替卽將畢業的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學生，踏上中日貿易的舞臺打開一條途徑。該書的編纂，費時六個月完成，根津一後來談到編纂該書的甘苦時稱，六個月期間幾乎不眠不休，三餐均以牛奶鷄蛋充饑，每週僅出外一次透透空氣，並且滴酒不沾（按根津一嗜酒，晚年因酒精中毒，身體有點癱瘓）。因日久蟄居室內，連老鼠都開始親近，有時甚至爬到身上、背上或肩上，俟編輯工作完成，母老鼠有時會帶小老鼠流連室內㊿。

「清國通商綜覽」的特色，在於每一項目都有具體而詳實的記載，而且該書的內容完全依據漢口樂善堂人士實地調查的報告加以整理而成，並非錄自中國或外國固有的文獻。但是就因爲漢口樂善堂人士帶有軍事諜報任務，因此他們的調查自然多從軍事的角度上着眼，像這種資料是否眞正能代表中國社會的特性，頗使人懷疑。

㊼ 「對支回顧錄」下卷，頁四七一～四九六。滬友會編：「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滬友會，昭和三十年，東京），頁六。

㊽ 野間清前引論文，頁七二。

㊾ 「山洲根津先生傳」，頁四二。

㊿ 「巨人荒尾精」，頁六〇。「根津院長還曆祝賀紀念誌」，頁二一六～二一七。

其他如經濟等項目，未能將世界經濟情勢加以有效地把握分析，對於法理性的現象也未作解釋，對一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獻而言，其價值自然打了折扣㉑。

當這部有組織的調查成果「問世之後，使世人因而瞭解老大帝國的實情，有識之士莫不感奮」的讚詞㉒，雖然有些誇大，但是不能否認該書有其某種程度的影響。該書的編纂者根津一自一九〇〇年起擔任東亞同文書院院長達二十三年之久，一九〇二年也擔任過東亞同文會幹事長，他對東亞同文會及東亞同文書院的方針，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例如東亞同文書院每年舉辦的應屆畢業生的中國內地調查大旅行㉓，是遵循漢口樂善堂人士的活動模式而舉辦，而東亞同文書院學生調查旅行的成果——「支那省別全誌」，自然也是模仿「清國通商綜覽」的編纂方式而來。

五、培養對華貿易人材的搖籃——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

荒尾精在華三年（一八八六～一八八九），使他對中國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尤其根據漢口樂善堂人士在各地調查研究的結果顯示，想仰賴他們少許人的策畫來改造中國並非易事。例如他們曾經計畫占據巴蜀一地作爲舉事的據點㉔，後來也體認到僅靠少數「同志」的結盟，畢竟無法實現。何況當時漢口樂善堂人士僅靠販賣貨物餬口渡日，爲經費煞費苦心，遑論有所大作爲，因此他們認爲若要有轟轟烈烈的舉動，則必須有充足的資金。他們雖然堪稱英雄豪傑，但資金短絀，英雄也無用武之地。

當時歐洲列強勢力的東漸日甚一日，他們已深深體會到目前所講求者已不是如何改造中國，而是謀求中日之間如何提携，如何富強，認爲富強之道，在於振興中日兩國貿易，培養貿易人材，唯有如此才能遏阻西力東漸，確保東亞和平。這說明了他們已瞭解到商權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設立日清貿易商會的腹案因而形成。

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四月，荒尾精由華返日，除向參謀本部提出洋洋大觀的「復命書」外，並將其振興中日貿易的腹案，向在朝人士陳述，當時的總理大臣黑田清隆、大藏大臣松方正義、農商務大臣岩村通俊、農商務次長前田正名等

㉑ 野間清前引論文，頁七六～七七。
㉒ 「巨人荒尾精」，頁六九。
㉓ 參照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頁三七～四〇。
㉔ 「巨人荒尾精」，頁三二。

皆表示贊成，有意協助他，乃給予介紹函，作爲荒尾在日本各地遊說之用⑮。於是荒尾開始作全國性的巡廻演說，因其構想獨特，曾引起一時的震撼，例如被稱爲「筑後西鄉」的林田守隆（西鄉隆盛爲薩摩藩即今鹿兒島縣人，而筑後爲今福岡縣）說：「世人正熱衷於談論政治問題之際，忽然聽到荒尾強調中日貿易的重要性，有義兵起事之感」。又如佐佐友房（在熊本聯隊時與荒尾認識）說：「荒尾從中國回來後判若兩人」。農商務次長前田正名更讚許荒尾稱：「我認爲精通東洋問題的人只有荒尾一人，有關東洋的問題，可以交給他去辦理」⑯。荒尾等人的構想能否實現，當時尚爲未知之天，但至少已喚起日本輿論的矚目。

荒尾於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十二月在九州博多地區發表的演說將他的看法分析得很透澈，他由擴張軍備的艱難談到商業競爭的重要性。他說：「如果爲了擴張軍備，至少需要費十年工夫去作詳細調查，才能奏功，需經費三千萬圓，但以目前日本的情況，恐無法負擔此一龐大的開銷，因此我一再考慮，如果想伸張我國國威於海外，與外國相抗衡，唯有發展工商業，賺取外國的金錢」。又說：「我國是天生的工商業國家，我國人民具有工商業的天賦，若將它加以發揚，不難達到目的」。接着他分析日本人在中國從事貿易較歐美各國有利時說：「中國的風土人情與日本類似，而且路程之遠近較之歐美，更不能同日而語」⑰。他認爲在這種有利的條件下，與中國作貿易提携，其成效可以預見。他對於過去從事於對華貿易的日本人，也作了嚴厲的批評，認爲他們不但沒有從中國獲得利益，反而落得失敗破產，究其原因不外㈠不明中國商情，㈡缺乏對華貿易人材。他認爲商業競爭與戰爭相似，爲挽回對華的貿易頹勢，培養人材爲當務之急⑱，此爲荒尾設立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動機。

事實上荒尾的構想是想在上海先設立日清貿易商會（即誘導會），另設分會於中國各通商口岸，陳列日本貨物，由該會斡旋銷售事宜。在日清貿易商會之下附設日清貿易研究所，招收日本青年約三百名，授予華語、英語等語文及金銀銅器的鑑定、中國度量衡的使用、當地的人情風俗等舉凡與中國貿易有關的知識。修業期限三年，另有一年的實地調查。如果此項計畫進行順利，則再進一步設立亞洲貿易商會，附設亞洲貿易研究所，擴大招收亞洲各國學生，並在亞洲各國設置分會，但每一處分會必須配置日本人一名。如此，八年以後（即一八九七年以後）日本國內的

---

⑮ 同上書，頁三六～三七。
⑯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三九七～三九八。
⑰ 「巨人荒尾精」，頁三八～三九。
⑱ 同上書，頁四一～四四。

生產事業不僅可以發展，以鞏固經濟基礎，屆時日本的國旗也將飄揚於亞洲各通商口岸，日本的商業勢力因而揚威海外，也將執亞洲貿易的牛耳⑲。

荒尾構想中的日清及亞洲貿易商會，有許多地方與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相似，是想把亞洲的貿易權掌握在日本手中，甚至有取代東印度公司之意。然而這種構想太過於理想化，不易獲得日本朝野熱烈的回響，龐大資金來源發生困難，是爲意料中之事。荒尾在這種處境下，只好放棄這個大計畫，退而求其次在上海創辦了日清貿易研究所。

日清貿易研究所創設於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九月，所址位於上海英租界大馬路泥城橋畔（次年遷至跑馬場前）。最初招收一百五十名日本學生，分三個班級教授，每班置幹事一人，分別由宗方小太郎、小山秋作、西村忠一擔任⑳。該所學生素質參差不齊，成份複雜，有的固然抱着滿腔熱忱爲拓展中日貿易而來，但亦有藉此逃避兵役者㉑。研究所的設備因財政情況不佳，幾乎因陋就簡。教職員亦就地取材，以漢口樂善堂的「志士」充數爲主，顯得貧乏異常，由下列重要的教職員中可得知幾乎都是默默無聞之士㉒。

所　　長　荒尾精
代 所 長　根津一（一八九〇年十一月荒尾返國，所務一直由根津一代理）。
幹　　事　宗方小太郎　小山秋作　西村忠一
學生監督　宗方小太郎
庶　　務　原定吉　山崎羔三郎　井上佐太郎
教務主任　猪飼麻二郎（原任長崎商業學校校長）
教　　師　御幡雅文　草場謹三郎　小濱爲五郎　片山敏彥　井深彥三郎
　　　　　木下賢良　沈文藻　桂林　阿斯脫（英人）
顧　　問　中西正樹　山內嵓　高橋謙　田鍋安之助

研究所的修業年限共四年，其中三年爲學科，最後一年爲實地調查與實習。該所的學制與課程並非依據日本政府頒佈的法規，而是依其自訂的「規則要綱」再參照日本國內高等教育機關的制度而來。學生課程，將每年分爲兩季，每季又分爲前

⑲ 同上書，頁四六。「根津院長還曆祝賀紀念誌」，頁一七四～一七六。
⑳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昭和五十七年版），頁三一。
㉑ 李永熾前引論文，頁九八。
㉒ 「對支回顧錄」上卷，頁七〇〇。「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四〇三。神谷正男：「宗方小太郎文書」（原書房，昭和五十年，東京），頁六六〇。

後二期，每週上課時數平均在四十小時以上⑧③。

荒尾精設立日清貿易研究所的目的在於培養振興中日貿易上必需的人材，使之通曉中國國情，因此第一年的課程特別重視語文（如華語、英語）的訓練及商業地理、中國商業史等課程。表面上看來，日清貿易研究所的課程似乎理論與實際並重，事實上以現代的眼光加以分析，以這種人員與課程的安排，作爲訓練經濟人材，似乎顯得有一點貧乏。學生除鑽研語文及若干中國問題的課程外，似乎沒有其他用來培養經濟貿易人材的專門課程，也因爲如此，引起一些學生對自己前途產生茫然之感，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年）二月，終於釀成學生罷課事件。事件發生後（退學者三十名），聘請長崎商業學校校長猪飼麻二郎擔任教務主任，整頓所務⑧④，但成效不彰，因爲主持所務的荒尾經年累月在外籌措經費，而代所長根津一又要兼理上海與漢口之事務，研究所經常陷於羣龍無首狀態。由田鍋安之助（漢口樂善堂成員，日清貿易研究所顧問）對於研究所的人事安排的評語中得知，研究所的主要幹部及教師，是以漢口樂善堂的同人爲主要班底⑧⑤。不僅如此，實際負責研究所所務及訓導工作的根津一，也兼負漢口樂善堂事宜（荒尾在上海創辦日清貿易研究所時將漢口樂善堂交給根津一經辦），因此他在滬三年，來回於上海、漢口之間不下二十五次⑧⑥，是否能專心於所務，不無疑問，同時也由此可知漢口樂善堂與日清貿易研究所的活動，完全歸於一個人指揮，如果研究所的創辦宗旨是爲了商務的調查與研究，則其調查與研究活動，是離不開漢口樂善堂的範疇⑧⑦。換言之，以標榜研究中國問題，培養中日貿易人材而設立的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無異是由漢口樂善堂蛻變而來。

荒尾精對於日清貿易研究所學生的前途甚抱樂觀，期望也甚爲殷切，把他們看成心肝寶貝，喻他們爲「今日實業界的模範，掃除積弊的創業家，恢復亞洲的委員，開創日本富強的俊傑」⑧⑧，因此研究所的課程除智育外，很重視學生的精神教育，荒尾精常勉勵學生要富有經綸的才幹，要琢磨與振作精神，培養耐力，忍辱負重，發揚國體論的愛國精神⑧⑨。荒尾對學生的精神教育，確實收到某種程度的效果，

---

⑧③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昭和五十七年版），頁三一。
⑧④ 「巨人荒尾精」，頁五八～五九。
⑧⑤ 同上書，頁二三四。
⑧⑥ 「山洲根津先生傳」，頁四三。
⑧⑦ 野間清前引論文，頁七四。
⑧⑧ 「巨人荒尾精」，頁六五。
⑧⑨ 同上書，頁五三。

這由甲午戰爭時，研究所畢業生踴躍從軍擔任通譯或軍事偵探，獲得明證[90]。至於商業人材的培養，則距荒尾的理想尚有一段差距，主要是經費拮据所使然。

日清貿易研究所自創辦至解散，一直爲經費的拮据感到困擾，荒尾爲籌措財源幾乎經年累月在日本國內奔走。先是，籌設研究所時，農商務大臣岩村通俊及次長前田正名曾答應荒尾將出售北海道山林，以十萬圓作爲研究所的開辦費，未料岩村因病辭職，由陸奥宗光繼任，前田因與陸奥意見不合亦去職，出售北海道山林事爲陸奥所擱置，此時荒尾在日本國內招收的一百五十名學生已整裝待發，突然遭到這個變化，眞是進退兩難，幸經當時的參謀次長川上操六斡旋，經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及大藏大臣松方正義同意，由內閣機密費項下撥付四萬圓，始解困境[91]。

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實際負責人根津一回憶當時研究所的情況時亦表示研究所一直爲財政問題而感到困擾[92]。的確爲維持將近兩百名員生的生活，實爲一龐大開銷，同時財政上的難題，一直隱瞞着學生，以免發生不可收拾的局面。曾經擔任該所幹事的小山秋作也說，當研究所的財政陷於困境時，他曾將其長兄贈送給他作爲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時的紀念品——銀質手錶，典當三次以應急[93]。在這種處境之下的研究所學生在物質生活上是相當簡樸的。一八九一年二月發生的學生罷課事件，學生對研究所課程的不滿，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其導火線實爲財政上的不繼，使學生對自己前途產生迷惑而所引發。當時荒尾在日本，得悉這項消息，兼程返滬處理，結果有三十名學生因對研究所感到失望而退學他去，才勉強收拾局面[94]，但財

[90] 甲午戰爭發生，日清貿易研究所畢業生幾乎都志願從事擔任翻譯工作及軍事偵探等特殊任務，其中漢口樂善堂人士及研究所畢業生有九人爲清軍所捕斬首，荒尾與根津於戰後在京都若王子荒尾寓居的山莊下，建碑紀念，稱爲「九烈士」。名單如下（有△記號者爲日清貿易研究所畢業生）。
山崎羔三郎（在遼東金州處斬）石川伍一（在天津處斬）藤島武彥（在杭州處斬）△楠內友次郎（在南京處斬）△福原林平（在南京處斬）△鐘崎三郎（在金州處斬）△藤崎秀（在金州處斬）△大熊鵬（被宋慶處斬）猪田正吉（被宋慶處斬）
參閱「山洲根津先生傳」，頁六五～六六。「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二一六～二四六。「巨人荒尾精」，頁三一二。

[91] 川上操六特別喜愛荒尾精，據小山秋作回憶稱，荒尾（當時的軍階爲中尉）如果求見川上（軍階爲中將）時，如正與其他將領交談，川上必離席予以接見，如果川上正與荒尾交談而其他將領求見時，川上必等到與荒尾談話完畢，才肯接見。一八九一年，日清貿易研究所的財政陷於極度困境時，川上曾將其邸宅擔保週轉了四千圓給荒尾應急（見「巨人荒尾精」，頁二四五～二四六）。如果從川上與荒尾的出身背景不難看出荒尾所以受川上喜愛的原因。川上向來極爲重視東亞局勢，經常派遣優秀的青年軍官前往東亞各地視察調查，而荒尾以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身份在上海創辦日清貿易研究所，自然受到川上甚至軍部的另眼看待（見鈴木健一：「日清貿易研究所の教育理想」——『歷史學と歷史教育』第一號，頁一〇）。本來日政府答應給研究所固定資金，由於政爭，受到池魚之殃，而失去了財政上的有力支持。

[92] 「山洲根津先生傳」，頁四一。

[93] 「巨人荒尾精」，頁二四四。

[94] 同上書，頁五八。

政上的難題依然不能獲得妥善解決。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十六年）六月，八十九名學生勉強修畢三年課程分發到日清商品陳列所實習，研究所也隨這些學生之畢業而結束，這八十九名畢業生可以說是日清貿易研究所唯一的教育成果。

日清商品陳列所為附屬於日清貿易研究所專供該所畢業生實習之場所，藉以獲得實際商業知識。該陳列所為大阪富商岡崎榮次郎因受到根津一編纂的「清國通商綜覽」的發行引發他對中日貿易的興趣而斥資設立者，名為「瀛華廣懋館」。該館成立於一八九三年七月，館內僅陳列中日商品，不作交易，至於商品交易則另設有「日華洋行」經理其事。根據「瀛華廣懋館」（卽日清商品陳列所）的組織係設本部於上海，並在天津、漢口、廣州等地設置支部，日本各主要港口則設置產品經辦處，陳列日本各地商品，作為中日商品輸出入的轉運站㊾。

依照規定日清貿易研究所修畢三年課程後應在日清商品陳列所實習一年，但八十九名畢業生之中，多數學生因費用短絀紛紛返國另謀出路，實際上留在陳列所實習者為數不多。他們在陳列所輪流擔任海關、貨物、買賣、調查、出納、庶務等業務，以吸取實際經驗。他們在實習期間，除由陳列所提供住宿外，其他費用皆自備，缺乏學費的實習生則抽空在「日華洋行」兼差賺取學費㊿。

一八九四年（明治二十七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商品陳列所已經無法在中國生存，乃將該陳列所內的家具出售並加以投保後托英人保管。該年八月下旬，由日清商品陳列所監督御幡雅文率同實習生返回日本，至此，日清貿易研究所及日清商品陳列所名實均告消失。戰後由實習生之一的土井伊八從英人手中接管陳列所，重新營業，後土井獨自設立商社，乃將陳列所轉讓給英人，以酬謝他代管之功，而土井以一分懷念之情將他經營的商社命名為「瀛華洋行」。

六、結　　論

日本自幕府末年卽已醞釀着雄飛海外的思想，這種思想到明治初年轉趨強烈，不過當時在西力東漸的壓力下，日本一方面要謀求富強，一方面又要設法遏阻西方勢力之東來，又由於日本國內新舊思想的矛盾，國內秩序相當紊亂，無暇兼顧海外之發展，及至國內秩序逐漸安定，其注意力乃轉向海外，當然其鄰近的朝鮮半島及

㊾ 同上書，頁一九四。
㊿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昭和三十年版），頁一四。

中國大陸，爲它雄飛海外的第一目標。他們想藉地近、同文、同種之便，與中國及朝鮮結成盟邦，而以日本爲盟主，共同來阻止西方勢力，因此大陸政策的思想甚囂塵上，其中有純以議論倡導者，亦有表現於實際行動者，而後者所採取的方式有藉商業、布教、辦教育、秘密調查等不一而足。

本文所探討的漢口樂善堂與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的措施，應屬於實際行動派。漢口樂善堂是甲午戰爭前第一個在中國有組織有計畫從事調查活動的機構，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則是繼承前者所走的路線而設立，兩者實爲一體的兩面。兩者的主要角色幾乎是由荒尾精一個人所扮演。荒尾出身陸軍士官學校，是極右派的國家主義者，他負有特殊任務來華，當然是爲日本軍部刺探中國實情。但是他在中國的活動經費似乎沒有得到軍部的支援，表面上是出自個人行爲與軍部無直接關係，事實上，他返國後曾向參謀本部提出復命書，而且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成立之初，也經參謀次長川上操六斡旋，由內閣撥給開辦費，種種跡象顯示荒尾的行動是受到軍部的支持。黑龍會對荒尾的評價很高，這是因爲黑龍會（創立於一九〇一年）與天佑俠（天佑俠係由玄洋社內部組成的祕密組織，活動於朝鮮半島，極力支持東學黨，此陰謀的中心人物爲內田良平。按玄洋社成立於1877年，創立者爲平岡浩太郎及頭山滿等。黑龍會創立於1901年，創立者爲內田良平。後者爲承襲前者的一個國家主義團體。）的淵源很深，而天佑俠一開始就與日本軍部有密切關係，荒尾的意識型態代表着當時日本軍部，從這一點就可以得到旁證。

第二次大戰前，日人把漢口樂善堂與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喻爲日本向中國大陸發展的「松下村塾」[97]，喻荒尾精及根津一爲建設東亞的「吉田松陰」[98]，這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向外侵略體制下所說的讚美之詞，事實上荒尾與根津創立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年代（一八九〇年）正是日本對中國大陸發展逐漸走向白熱化的時期，他們又同爲出身陸軍士官學校，因此日清貿易研究所的教育宗旨，很直覺地使人感到有一股軍事的色彩。荒尾在後期一再強調透過貿易達到中日之提携，其實他所說的中日貿易，最後的目的在於加強日本的經濟力量，爲強化軍事力量而舖路，換言之，是爲對外戰爭作準備。荒尾在日清貿易研究所開學典禮的致詞中強調該所是爲培養

---

[97] 「松下村塾」爲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陰授徒教學之處，培養不少維新志士，位於日本山口縣萩市。見「日本歷史大辭典」第五卷（河出書房新社，昭和四十三年，東京），頁五四〇。

[98] 吉田松陰，一八三〇年生於日本山口縣，爲幕末思想家，勤王之士，他曾主張責令朝鮮向日本納貢，奪取滿洲、臺灣、呂宋島等地，採進取姿態。「安政」時期爲營救因「安政之大獄」（1858年江戶幕府對尊王攘夷派所發動的鎮壓事件）被捕志士，行動過激，於一八五九年爲幕府處斬，年三十。見「日本歷史大辭典」第九卷（河出書房新社，昭和四十四年，東京），頁四九六～四九七。

「凌駕東洋，睥睨歐美，振興東西洋商權」的人材而設⑲。這一段話無異暗示着他所主張的中日貿易意念並不是對等的貿易，而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對華貿易，也意味着藉此將歐美資本主義先進國家逐出亞洲市場，改由日本在亞洲樹立市場的獨占權，這不僅是荒尾個人的意念，也是日本社會的思潮。

以荒尾精爲中心的漢口樂善堂及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給後人最具體的響影，是喚起了日本輿論對中國的關切，甲午戰後東亞同文會的成立（一八九八年），直接或間接都受到荒尾影響的結果，從東亞同文會會員中，不難發現該會的幹部不少是當時漢口樂善堂的「志士」。尤其是東亞同文書院的目標與教育宗旨，與本文所討論的兩者所標榜的目標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而且日清貿易研究所還被公認是東亞同文書院的前身。不可否認，後人提及東亞同文書院及根津一時，必定會聯想到荒尾精，他的確在東亞同文會的系統中，也佔有一席地位。

⑲ 「巨人荒尾精」，頁五〇。